



网开一面

妈妈的味道

任人

自从有了互联网,很多传统意义上的“情感滤镜”便被逐一打破。

网友们逐渐发现:恋爱谈起来不一定是甜的,但分手时明算账的决心绝对是五味俱全的;奶奶养大的孩子可能穿得破破烂烂,可奶奶养上一段时间的小猫就一定圆润饱满、油光水滑;沉默的父爱也不见得“如山”,更多的可能是交流障碍或者是对吵闹的孩子的“无声的反抗”……随着一位中年母亲博主的走红,让无数成年人怀念和赞美的“妈妈的味道”,终于也变得百味杂陈、难以言喻。

这位博主的视频内容主要是分享给孩子做的早餐。最初,早餐很简单,几乎就是面包、牛奶、零食的简单组合,被网友们评价为“后妈做的早餐”;很快,该博主“升级”了早餐,开始出现面包配猪蹄、羊肉烧卖配芒果、用苹果片代替汉堡胚并且夹了辣条和午餐肉等等一系列让网友瞠目结舌的搭配。

有别于其他“母婴赛道”争相搞怪的网红,这位博主的早餐虽然被网友们评价为“抽象”,但视频所表达的仍然是家庭内部的真诚关爱。据当事人分享,视频里那个总是睡眠惶惶、表情错愕的孩子,其实并不喜欢吃传统面点类早餐,反而很爱妈妈准备的火锅、烤肉、蛋糕等“适口”早餐。

这位博主的走红,显示出网友们已经摒弃了“完美家长”的条条框框,转而支持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创造一些小趣味,让爱回归到“孩子爱吃什么”“我愿意为你花心思”的本质。妈妈不必是厨艺高手,早餐也无需恪守成规;孩子不必时刻感恩戴德,亲情更不必包装成毫无瑕疵的星级盛宴。

既然“妈妈的味道”从来没有固定风味,那么在新的时代,它为何不能烙印上这一代母亲独立、创新且积极的生活姿态?打破“情感滤镜”之后,亲情不必成为进步的阶梯或者火箭推进器,也可以仅仅是简单、持久的陪伴本身。

网络新词语

文字外向

赵超

“文字外向”指在面对面交流中表现得内向寡言,但在网络聊天、社交媒体发文等纯文字环境中,却非常健谈、善于表达的人群。对他们而言,文字是其安全又耀眼的舞台,他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开朗外向,释放自己的热情、自信与影响力。

的我正襟危坐,两只胳膊有些僵硬,十个手指有些抖动,手中还拿着张卷子飘在空中。

“肯定没问题啊!因为,你是作家。因为你是我妈呀。”她头也没抬,笑出了声儿,那笑声带着响儿,和我说话。

那一刻,我听到了百灵鸟的召唤,像银铃,像天籁,像小时候广播里小喇叭的声音。我知道,同时响起的,还有扑通扑通的节奏声,那是两颗心的交换。

曾经,很多个夜,无眠。鼻孔如三秦之城阙,供职于抬头纹和下巴颏堆积的天地,绸缪于窗外一片叶、一只虫、一声偶然惊起的鸣叫,还有那似花非花、似雾非雾的无名头绪。

今夜,微凉的光,有月。光从帘子一侧涌进窗台,一个人,静静平躺。窗外,依旧漆黑一片,虽是寒冬,但那光,似春风,似地暖,分分钟裹住心田。我知道,赤橙黄绿青蓝紫,咧开嘴笑出动静的,不是青春,是流年。

等风收,等云散,等身边那小小的、从未停息的呼噜声,再次入夜。身边,她第一次就那么静静地,静静地抱着我的胳膊,安安静静地睡着。

大起大落间,沉澹跌落脸颊。屋内,子时,夜半。

我知道,那夜过后,我们终于都长大了。

束缚。

手握着一缕炊烟,看它悠悠地升上天际,与漫天的火烧云融为一体,我突然感觉到内心的某一种事物被点燃了。温暖、灼热、炽烈的感觉依次袭来,让我的心渐渐沸腾。

那炊烟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事物?竟然迸发出如此神奇的魔力,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妻子打来电话,问我去了哪里?为什么还不回家?

放下电话,我看到,远方的炊烟已经在我陷入思考时悄然消散了,我的手里空荡荡的。我突然明白了,原来,炊烟是遥远的故乡在召唤,是童年那个小村庄里母亲唤我回家的亲切乡音——唯有这般美好,才能让奔波于尘世的成年人,在片刻间失神沉溺。

手中握着的炊烟消失了,心灵燃起的炊烟升起了。

奇地问。

老画家笑了,他的笑容里藏着深深的智慧:“我画的是时间,是生命,是爱,是一切值得珍惜的东西。”

青年人恍然大悟,他明白了画家的画为何如此动人。那些看似未完成的画作,其实正酝酿着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和表达。老画家虽然正在逐渐失去视力,但他的心灵却比任何人都要丰富。

真正的艺术,不在于色彩的鲜艳,而在于能否触动人心,能否让人对生活有更深入的理解。

生活本身就是一幅未完成的画,每个人都是画家,生活的画布要用心灵的色彩去描绘。



雪夜里的和解

李霞

我一直都梦想着,会不会有像昨天晚上那么一个美妙的夜晚:小夜灯下,一个11岁的小女孩静静坐在书桌前,埋头伏案。书桌上同样静静地摆放着一张试卷、几支铅笔和一块橡皮。桌子斜对面是一张静静的双人床,上面侧躺着一个静静的我,正静静地看着对面已经亭亭玉立高过我半头的小丫头,就像一幅画。

曾经很多年,我一直以为,她是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她高高的个子,扎着高高的马尾辫,辫子翘在高的肩膀上。每天放学回家,她总是一声不吭地进门,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声不吭地吃完饭,接着一声不吭进屋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从来不说累。

曾经很多年,我一直以为,她是个不喜欢妈妈的孩子。不喜欢妈妈的懒散,不喜欢妈妈老是躺着,不喜欢妈妈很少送她上学,不喜欢妈妈不会做饭,不喜欢妈妈从来没参加过家长会。每天,上学是奶奶送,放学是奶奶接,晚

上做作业是爸爸陪,出去逛公园,还是爸爸陪着。曾经,她那么大的世界里,有经度,有纬度,就是落不下一个叫“妈妈”的坐标。曾经,她画过一幅画,名字叫《没有妈妈的世界》。

昨夜,雪刚刚停下。窗外的风嗖嗖地刮,窗内的时间嗖嗖地跑,卧室笼子里的两只鸟嗖嗖地动,我的心嗖嗖地跳,唯有她,就在那一角静静地坐着,像一只静静的小船。

“妈妈,你能不能帮我改一下这篇作文?题目叫《有你真好》,语文老师讲文章里的语言描写可以追加一些动作细节,我有些地方把控不好。”

“可以啊。”

前一刻,我还在躺着,听到她在叫我,瞬间双手撑床、双脚用力,嗖嗖地爬起来,像雕塑一样坐在床边,顺手接过她递来的试卷。

墙上,时钟已经指向八点半,距离她睡觉还有一个小时。“你怎么确定我现在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别忘了,明天就要期末考试了。”只见说话

在冬季的原野中散步,远远看到一缕炊烟袅袅升起。那里似乎是个小小的村落,零散分布着一些房屋,并非整齐划一,而是随意散落,像一枚枚小小的棋子,不知是要与谁争一回输赢、夺一次进退。

最吸引我目光的还是那一缕炊烟,因为它和我一样孤单,是这个清冷季节中唯一生动的事物。我在它的远方行走,留下一个个或浅或深的足印,在它看来,或许是一串模糊的省略号。而它在我的远方向着天空拔节,像一支箭又像一道光,似乎要探入黄昏的晚霞之中。在我眼中,炊烟更像一个惊叹号,整个大地都是它厚重敦实的圆点。

我不自觉地伸出手,想要握住远方的炊烟。因为距离遥远,它只有细细的一缕,确实可以被我握在手中。只是,它仍然不断向着天空延伸,似乎要摆脱我的手掌,要脱离这遥远的

手握炊烟

石子功

冬日赏花

伍柳

寒意渐深,很多人开始了猫冬的日子,但邻居家的姑娘却蹦蹦跳跳地跟父母出去赏花。我开始不解,哪有冬季赏花一说,春暖才开花。但一想,现在北方也建了很多花房,更有植物园,自然是一年四季都可去赏。

小姑娘赏花归来,一脸兴奋,我问道:“温室赏花很有趣吧?”小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可不是温室赏花,是在室外。”

见我不解,小姑娘如数家珍一般,一口气给我讲了好几种冬季凌霜开放的花。我的脑子跟不上她兴奋的讲解,没有记住几个,我只是惊讶且惊喜于在这寒冷的时节,竟还有那么多不畏风寒的花朵。我看小姑娘那一脸喜悦的表情,就像冬日里正在绽放的一朵小花。

镇上住着一位年迈的画家。他种植的藤蔓缠绕着他的小屋,如同他亲手制作的画框,而他,就是那画中的主角。

在画家的眼里,世界是一幅未完成的画,每一笔都是对生活的遐想。他用色彩描绘着四季的轮回,用线条勾勒着生命的轮廓。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曾经闻名于世的老人视力大不如以前,画布上渐渐失去了色彩,只剩下黑白光影的交错。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

一天,小镇来了一位青年画家,他仰慕老画家,决定去探望一番。青年人穿过蜿蜒的小径,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您还在画画吗?”青年人轻声

未完成的画

王彪

问道。

老画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指了指墙上的画布,那上面只有一片模糊的轮廓,像是被时间侵蚀的记忆。

“我的眼睛已经看不清色彩了,但我依然在画,因为画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老画家的声音沙哑而坚定。

青年画家沉默了,他看着那些未完成的画作,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那么,您画的是什么?”青年人好